

※ 書目文獻 ※

王昶佚文輯補

趙成傑^{*}

王昶 (1725-1806)¹，字德甫，號述庵，祖籍浙江蘭溪，自高祖懋忠遷居松江府青浦縣珠街角鎮，而為青浦（今上海青浦）人。王昶一生為官南北，政治才能卓越，深得乾隆賞識；學術上「又以對經史考據學風的表彰和良好的詩詞古文素養而『炳著當代』」²。

乾隆六年 (1741) 王昶以第一名成績入府學，十四年 (1749) 入蘇州紫陽書院，與錢大昕、褚寅亮、曹仁虎成同屆。十六年 (1751) 沈德潛接替王峻任書院山長，將王昶、王鳴盛、錢大昕詩作編為《吳中七子詩選》。十八年 (1753) 王昶舉鄉試；翌年，赴京參加會試，以二甲第七名成進士，後殿試，以名列三等。居京期間，協助秦蕙田纂修《五禮通考》，並結識戴震。南歸途中，客居揚州，入盧見曾幕府，助其校勘《雅雨堂叢書》；期間，追隨惠棟逾二年，盡讀惠氏著作，且一一為之抄校。乾隆二十二年 (1757) 乾隆南巡，王昶獻詩為賀，遂授內閣中書，二年後以協辦內閣侍讀身分入職軍機處。此後近十年，王昶作為乾隆的扈從，西謁秦陵，祭祀東陵，避暑承德，圍獵木蘭，參與纂修《通鑒輯覽》等書。三十三年 (1768) 因受盧

* 趙成傑，韓國首爾大學人文學研究院客座研究員。

¹ 王昶生卒年，文獻記載不同。嚴榮《述庵先生年譜》記為先生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（1724年1月6日）生，卒於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日（1806年7月20日），時年八十三。阮元〈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〉、秦瀛〈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〉同為「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卒，年八十有三」。李恒《國朝耆獻類徵初編》「嘉慶十一年六月卒」，李元度〈清朝先正事略〉「初七日雞鳴，公曰：時至矣。遂薨，年八十有三」。管同〈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致士王公行狀〉以為卒於嘉慶十二年五月七日，年八十一。錢林撰《文獻徵存錄》謂其卒於嘉慶八年，誤。嘉慶八年至嘉慶十一年，王昶還有諸多社會活動，亦與好友有書信往來，所以卒年不可能在此年，見〈述庵先生年譜〉。

² 陳祖武、朱彤窗：《乾嘉學派研究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73。

見曾舞弊案牽連，罷職。時中緬發生糾紛，遂充軍效力，開始了長達九年的軍旅生涯，他的《征緬紀聞》、《征緬紀略》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。王昶在軍中擔任郎中一職，大小公文皆出其手。中緬戰爭平息後，王昶又隨大學士、雲貴總督阿桂入川，平定大小金川。回京後升任鴻臚寺卿，在軍機處行走，此後扶搖直上，期間還擔任《平定兩金川方略》及《大清一統志》總纂官。

乾隆四十五年(1780)出任江西按察使，四十八年(1783)改陝西按察使，五十一年(1786)授雲南布政使，編纂《雲南銅政全書》。五十四年(1789)授刑部侍郎，五十八年(1793)乾隆特准昶告老還鄉，因歲暮苦寒，命其次年春融之時回歸故里，遂將堂名改為「春融」。還鄉後，王昶先後任職婁東書院、敷文書院及詒經精舍等，著書立說，整理書稿，陸續編訂並刊行了《春融堂集》、《金石萃編》、《胡海詩傳》、《明詞綜》等著作³。嘉慶十一年(1806)六月初七，卒於家，年八十有三。

王昶詩文集編為《春融堂集》，收錄了王昶大部分詩文、序跋、書信，然於地方誌及其他史料又見王昶遺文若干，皆不見《春融堂集》，後附「王昶軼事及品評摘編」，整理如下⁴。

一、王昶佚文輯補

1. 〈宿苔葦庵〉⁵

名藍自蕭寂，況在秋山偏。蘿月散清影，竹風流暗泉。
雲堂禪唄響，雪屋佛燈懸。不遇南能侶，誰同證梵天。

³ 有關王昶生平的資料主要有《清史稿·王昶傳》、《國朝漢學師承記·王蘭泉先生》、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·王昶附陸燿逵、朱文藻》、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、《國朝詩人徵略》、《文獻徵存錄》、《清朝先生事略》、《碑傳集·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》、《昭代名人尺牘小傳》，以及凌耕《王昶傳》、陳明傑點校《春融堂集·前言》等等。除此之外，以王昶作為個案研究的學位論文，亦有大量篇幅介紹王昶生平。

⁴ 王昶尚有若干序文但見記載，今不傳諸世，然可以存目：1.〈偉堂詩鈔序〉，趙帥《偉堂詩鈔》三十卷，載趙紹祖《趙氏淵源集》（上海圖書館藏）；2.〈鶴溪文稿序〉，王鳴韶《鶴溪文稿》，王昶跋并批（湖南省圖書館藏）；3.《西齋詩草》（稿本）題詩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）等。

⁵ 《民國青浦縣續志·光緒青浦縣志》，收入《上海府縣志輯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6冊，頁490。

2. 〈渡柳微雪南浦詞〉⁶

雲色半晴陰，望疎疎、凍雪猶棲亭堠。浦澈正蒼茫，冰漸響、風定湘紋微皺。香林莫認，但聽煙外殘鐘吼。十里江鄉無限景，遙露幾稜寒岫。回思鐵笛吟仙，泛瓜皮、每共詩朋石友。茸帽倚篷窗，清遊好、獨坐試香溫酒。何時小隱，漁莊閑試垂竿手。更仿松溪勻粉墨，寫出斷蘆衰柳。

3. 〈古藤詩思圖記·附錄序〉⁷（乾隆四十三年）

香亭太常始僦居海王村，蓋新城王文簡公寓邸中有藤花，歲久剪伐殆盡，頃之舊本忽萌，引以覆架，遂作花。及歲壬辰，太常寓橫街，則又分移之。植於書舍，而藤引蔓益繁。太常因繪「古藤詩思」、「引藤書屋」兩圖，以紀其事。

余往在京師，聞竹垞太史，古藤書屋在海波寺街，走訪之，所謂檉柳一株，湖石三五，皆不見。藤僅存其一，蕉萃無復生意，獨其老榦，猶如虬龍。而是時，薊林少師味初齋前，藤花蔭蔽，可十餘丈。與青乳齋蒲，稍相糾結，其盛冠於京師。余主其家，聽雨望月，輒婆娑其下，不能去也。及再入京師，則海波寺街之藤，無復存者。少師宅第，亦為市僧居，其藤蕉萃枯槁，以是見天下事苑枯榮落不常，草木之微，多有可感者，由盛而衰，則必由衰復盛，物理循環，自然之道。

太常所植，將日新月盛，勿替引之，何足異歟？昔方希古敘衛氏紫薇，以為家之將昌，氣之鍾也獨盛，人得之為才賢，其在物也，為嘉卉，為奇葩，榮茂必異于常。又謂人之盛衰，因物以見，而物之禎祥，非託諸人，則不能以傳。今太常方以文學受知，駸駸乎枋用，於以集友朋，鬪詩酒于下，使人如見文簡當年，而相忘於盛衰之感，且繪之以圖畫，播之以聲詩。是花又為京師增一故事，則希古所謂花果有知，必自慶其遭逢者，益當於此徵之也夫。

戊戌(1778)夏日青浦王昶序

4. 〈唐詩敘錄〉⁸（乾隆四十九年）

⁶ 同前註，頁 493。

⁷ 《香亭文稿》，收入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 378 冊，頁 296。

⁸ 此書為抄本，世所罕見，十五冊，無卷數，前有張之洞咸豐辛酉(1861)題記，後為王昶〈唐詩敘錄〉(1784)，書末題「乾隆五十九年(1794)，歲次甲寅清和，青浦述庵王昶初稿終」。參見孫琴安：《唐詩選本提要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 334。

詩之道大矣。漢魏以迄六朝，由樸而華，由質而麗，是為由古體蛻變而為今體之濫觴。唐興，自高祖、太宗及明皇諸帝，皆善吟詠，以詩取士，挖雅揚風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於是眾流競作，長篇短章各擅其勝，如繁星儼天，如驅濤湧雲，四聲八病之辭，排比鋪張之制，愈出而愈工，燦然稱大備矣。夫詩至於唐，雖足以極一時之盛，而作者既多，雅、鄭糅雜，漫不加擇，涇渭鮮分。唐詩之選，殷璠、高仲武等既嫌泥於一隅，荊公《百家》，又覺拘于偏見，均未能觀其會通，抉諸家之面目，以徵一代之文獻。爰思就唐三百年間之詩，鱗次選錄，釐定去取，晨編夕纂，用付鈔胥，蓋欲求篇章之珠澤，文采之鄧林。世所傳誦，或在擯棄他選所忽，搜舉勿遺，庶使學詩者於升降之故、正變之聲，知有區別而得其指歸焉。

乾隆四十九年(1784)，歲次甲辰秋仲，青浦德甫王昶

5. 紀淑曾〈漢皋集序〉⁹（乾隆五十四年）

秋槎太守與余為同年友，《漢皋集》，詩如披蘭臺之風，發明耳目，而甯體便人也。秋槎政事之餘，襟懷蕭曠，江山助之。世有采楚風者，必以是為冠。

6. 〈師竹齋集序〉¹⁰（嘉慶四年）

《詩》之為義，風、雅、頌而已矣。雅、頌作於廟堂，而風遍於十五國。故子夏序《詩》，用之鄉人，用之邦國。其言風者獨詳，夫風者，氣也。莊周之言風曰：「大塊噫氣，萬竅怒號。」又宋玉之賦風曰：「侵淫谿谷，梢殺林莽。夫風豈有異哉？行乎自然，發於其所不容已，故刁騷蓬勃，隨所觸而形之，聲之工與弗工，亦非所計。」若是，吾於李君和叔之詩見之。和叔家綿州，偕弟鳧塘，皆以俊偉鴻博之才入詞館。既改為中書舍人，蓋身在承明著作之庭，宜以雅、頌為職志者。然家本寒素，雖通籍，猶不免為負米之行，由齊、魯入吳、越、楚，奔走輒數千里，又往還蜀道，足跡幾遍天下。耳目所見，與山水所歷，結轡而不能平，往往於詩發之。君之詩自曹、劉以逮高、岑，下至韓、蘇，無不仿，亦無所不似，而得之少陵者最多。其意激昂而慷慨，其格突兀而清蒼，其辭軒豁而呈露，雕鏤刻琢，不傷

⁹ 此集刻於乾隆五十四年(1789)。〔清〕周家楣、繆荃孫等編纂：《（光緒）順天府志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6607。

¹⁰ 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第1475冊，頁469。

於巧。凡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者，標舉出之，適如乎人之所欲言，有解頤者，有擊節者，大旨歸於君親夫婦，倫紀之常，天時人事，政治之大，故於少陵詩，不求工而自工，非如明季詩人剽竊而比擬之也。予交巴蜀士大夫眾矣，唯丹稜彭先生肇洙有文章道義之契，其弟遵泗能古文，皆夙所景慕者。今二彭即世久矣，而君兄弟復以詩雄視於京師，蓋非獨繫巴蜀之風，凡采風於列國者，皆將因詩而驗其政之美惡，俗之良楛，有功於詩，義豈淺鮮哉？

嘉慶己未 (1799) 三月青浦王昶書，時年七十有六

7. 〈曹慕堂先生碑銘志傳逸事冊跋〉¹¹ (嘉慶四年)

余與慕堂宗丞為同年者三十餘年。望之充然，即之溫然。聽其言，篤實懇至，雖不多，皆足為身心之助。是以譽望著於鄉，惇德布於朝，寧無不敬而愛之者。莊子謂溫伯雪子，不言而飲人以和。范蔚宗謂黃叔度，隕乎其處順，淵乎其似道，君蓋兼而有之。君歿，朱君、石君誌墓，錢君曉徵表之，翁君振三為之立傳，而紀君曉嵐復記其遺聞往事。然後言君之嘉言懿行始備。讀是冊如見君也。昔蘇子瞻、曾子固皆求先達之文以志先人之墓。今侍御兄弟不惟求有道而能文者之文，聚為一冊，以示賓客，以傳子孫。將來以驗於國史，其孝而賢也，審矣。予三十年來，更踐中外，從君游之日頗少，而所聞言行蓋與諸君記載略同，故不為卮言駢拇也。

嘉慶己未 (1799) 四月初十日王昶跋於京師寓邸，時年七十有六

8. 〈心武殘編序〉¹² (嘉慶五年)

夫軍旅之事難言也。才足以將物而勝之，謂之將；智足以帥人而完之，謂之帥。故曰：「天下危，注意將；天下安，注意相。」秦漢以來，山西多將才，山東多相才。舜舉十六相，後明帝圖畫二十八將。白馬將，護兵也。兵，有連兵、有應兵、有疑兵、伏兵，又有驕兵。然洗兵海島，必曰刷馬江州。秦皇有名馬「追電」，繆公亡，駿馬潰圍，抑知鉤衡以駕馬者，則又有車。詩曰：「路車有奭，輶車鸞鑣。」其斯之謂歟。唐李密以機發石，為攻城具，號將車炮。今之炮，則用火，非古之所謂炮也。曩者，余奉命從事於軍旅，參滇南者三年，參西蜀者四年，

¹¹ 同前註，第 1090 冊，頁 201-202。

¹² [清] 薛丙輯：《心武殘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2。

久與軍旅習。迨歸鄉里，杜門謝客，不復講求於此矣。今薛君枯隱精於棋，自製一百四十餘局，名曰《心武殘編》。余取而閱之，其即行軍之陣乎！陣始於黃帝，其時以蚩尤煽亂，相見於涿鹿之野，而車伍卒兩井井焉。故善陣者，或依山，或背水，有相維相制之勢，有相生相尅之機。然則薛君善棋，不與善陣者同其意哉！夫使為將帥者之用兵，亦如薛君之使棋然，則克敵致果，無難也。使薛君以使棋之心思才力，通其用於武事，則挾策從軍，亦可佐將帥以參帷幄也。乃竟窮而在下，遊藝於片楮尺幅中，能不為其惜哉！雖然，人不患境遇之窮，而患名無以傳世。小道可觀，吾又當為薛君慰耳。

嘉慶五年(1800)春季同學弟王昶拜手

9. 〈榮性堂集序〉¹³（嘉慶六年）

唐制，士登甲乙科而以才望著聞者，節度使辟為判官、書記、錄事諸職。久之，薦擢尚書郎，御史、里行之屬，然後回翔臺閣。出理大藩者，見於《唐書》，不可勝紀。讀其詩，亦可考而知。蓋其人才兼文武，故能內贊廟謨，外參戎政，亦不僅絺章繪句為能事也。

吾友吳君曇繡，自少以文行著東南，及其入內閣直軍機，才華所播，浸受主知。由是典試楚中，督學滇省，聲名藉甚。某年丁憂家居，值福文襄郡王督閩浙，過吳聘以偕行。嗣文襄移節兩粵，有事於安南，君復與俱，蓋古書記參軍之任也。事蒞擢廣東糧道，生平經歷往往見之吟咏，而君初不以此自矜。今粵督覺羅吉公與君同事內閣，及公以協辦大學士總督兩廣，愛君詩，趣之雕板。雕甫竟，而君適晉山東布政司，于是函其集，索序與余。發而讀之，其詩清新古峭，若水弦玉柱，臨風而戛擊也；若織文衣錦，照日而光輝也。繇君所歷之境，山海重阻而軍容荼火之盛，隱約發現於行間，是以其奇如此。

初，余自四川還朝，始識君于京師，并讀君之詩。時君已值內廷，知制誥，走筆飛書，觀者動色。而南交內欸，亦君襄贊之力為多。比在粵東由糧道遷按察司，平反出入，使民懷吏畏，則詩又君之餘事矣。君雖不以詩自見，然星光貝氣炯炯然，常若有干霄而上者。較之唐時參軍記室，固已邁於杜牧、李商隱之倫；即置身通顯，亦當不減于高適、嚴武矣。比者，君新承寵命，開藩齊魯，輜軒所至，覽河

¹³ [清] 吳俊撰：《榮性堂集》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七年[1802]刻本），卷首。

岳之崢嶸，撫閭閻之繁庶，詩篇增富，當有進于是者，余雖歸老衡茅，猶能為君序之。

嘉慶六年(1801)十月青浦王昶書

10. 〈天下書院總志序〉¹⁴ (嘉慶六年)

乾隆庚子，余按察江西，過廬山，謁白鹿洞書院徽國文公祠。見其廢弛玩愒，教者失其所以為教，學者失其所以為學，心竊憫之，欲收拾整頓，稍復舊觀，而旋以憂去。戊申，由雲南布政使移任江西，復過廬山，則其廢弛玩愒，尤有甚於昔者。因思鹿洞為天下書院之首，其廢若此，則其餘州縣書院似此更多。遂取各省志書及府、州、縣之志所載書院，彙而錄之，將剖劂以貽諸大吏，俾之留心於教養。而明年四月，又以刑部侍郎內召，此書置篋行者久矣。後六年，年七十，以老病乞歸。又五年，遭鼎湖大故，見星而奔，入都召見，問居家何事，對以書院教書。上曰：「士大夫在家教其鄉人子弟，固宜。」及歸，明年，浙江巡撫阮君請主敷文書院，課士之暇，隨發前此彙錄者，囑同志參校考訂，勒成，共若干卷。

夫書院非古也。古之比閭族黨，莫不有長，即莫不有教，子弟材質之賢愚，性情之純駁，地近而易知，人少而易悉，未嘗歧教養而異之也。井田廢，比閭族黨之制不行，於是始以教養屬之郡縣。郡縣又不能教，至東漢，始設校官。至唐末，校官又曠厥官，而鄉大夫之有力者，始各設書院，教其子弟。後乃為郡縣者攘為己有，且各請院長以主之。而所謂院長，或為中朝所薦，或為上司屬意，不問其人學行，貿貿然奉以為師，多有庸惡陋劣，素無學問，竄處其中，往往家居而遙領之，利其廩給，以供糊口。甚至諸生有經年而不得見，見而未嘗奉教一言，經史子集、詩賦古文之旨茫無所解。而為官吏者，不加審察，轉以人才日眾，所取至二三百人，任其佻達，豈不謬哉。夫取一州縣之能為文者，始為生員，又取生員之尤俊者，試入書院，此其勢，安得復有多人？且生員寒素居多，皆欲先為身家之計，而所謂膏火者，實不足供其仰事俯育，則在院肄業者，必且遊閑出入，驚其名而失其實，將所謂群聚州處，賞奇晰疑，審問而明辨，師友之益，從何而取？是以人數益眾，學術益衰，學術衰而人才日敝，古之所為善政，今之所為大弊也。

今此書已成，凡規條之詳密，議論之純正，所以發明聖賢之教，無所不具。

¹⁴ 《民國青浦縣續志·光緒青浦縣志》，頁 513。

士大夫受地方大吏之任，如能反復讀之，以訓於州縣，究其實必循其名，稽乎古不泥於今，厚其廩祿，而嚴責以博學、篤志、切問、近思之效，別之以才質，示之以徑途，共歸於達材成德，大之裕開物成務之才，小之為專門名家之實，安見三物六行，不如三代比閭族黨之教，而造士進士之升，其足為國家用者必多矣。此不獨慰二十年來未竟之志，而今之督撫藩臬中舊交頗眾，行將以此告之。

嘉慶六年(1801)八月，青浦王昶書

11. 〈諧鐸序〉¹⁵

昔王子猷之邀桓野，識其藝而未見其人；張茂先之接陸機，交其兄而因知其弟。差池風翥，雖虛警咳於十年；迢遞鴻飛，宛接音塵於一室。嘗景斯風，期諸哲士；豈知今日，屬在同人。足下金谷風情，碧山才藻；行行玉屑，累累珠穿。粉黛煙花，江學士則六朝才子；銀箏檀板，柳郎中乃一代詞人。枉辱記存，屢登郵筒。停雲零雨，輒深寤寐之思；霽月光風，偏軫阻修之嘆。何圖來價，遠歷長途；敬誦新編，頓開積抱。搜神說鬼，雖同贅客之諧；振聵發聾，不減道人之鐸。昶乘輶始蒞，鞅掌維繁。仰希陶侃潯陽，府無虛日；竊嘆班超定遠，鬢有餘霜。未了浮名，有妨大雅。足下青衿滿座，學授淹中；紫氣霄浮，經傳棘下。偶以訂頑之義，托諸誌怪之書。君豈妄言，吾當敬聽。慨羈宦於投書諸上，深慚老矣無能；望瑤華於斷石村邊，時冀惠而好我。

蘭泉弟王昶書於豫昌官舍

12. 〈讀《易》感言〉¹⁶

余少誦〈陰符〉、〈道德〉，意以為清淨所宗，已而深究《易》旨，乃知皆原本於《易》。《易》自乾而往，數極於六，有取於六，有取於師中之丈人王三錫命，即司馬子長之紀軒后也。固曰：且戰且學仙，留侯、鄴侯亦必借劍刃上，了其護生之願。《真誥》所載碧落上真類，皆血性男子，所主在忠孝節義。德甫王昶。

¹⁵ [清]沈起鳳著，喬雨舟校點：《諧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193。

¹⁶ 陳烈主編：《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23。

13. 〈王昶致楊蓉裳其一〉¹⁷（乾隆四十三年）

春明分袂，彈指半年，遙跂清輝，徒勞延伫。臘底獲接手書，語長心重，足徵念我情殷，尤可感佩也！寒士赴官，實為不易，未審資斧是否裕如？以春初起程計之，尚須於三四月間抵肅，公事有程，斷不宜於過滯。至藩臺為人公直，僕已詳悉告知，相見時當有水乳之契。蓋以甘省州縣，迥與他處不同，地近邊關，民風淳質，而稅斂無多，亦不煩於敲撲。其間應酬事宜，請其指示，更必措施盡善也。自吳而豫，由豫而陝，其間高山巨川，故宮廢苑，皆足以發憑弔之情；倚馬而吟，聞雞而舞，新篇之富有，更何如耶？專此奉復，并訊近好，不宣。蓉裳年兄，友生王昶拜手。

14. 〈王昶致楊蓉裳其二〉（乾隆四十八年）

違晤者數年於此，中間與荔裳常相見，略悉近況，然卒未能詳也。僕以四月廿六日抵任，諸事煩促；且計赴京入覲情形，荔裳必先飛劄寄知，是以未及申候。茲承專使遠來，深為感佩！僕昨同中堂到西安，語及足下，具言往事，幾蹈不測，賴中堂格外矜全；而足下工於詞賦，實所素稔，本欲量移一處，但礙於八年開復之例。且甘省此時，苦無善地。及秋帆中丞歸，亦述途次與中堂言及；上流器重如此，黽勉奉職，不患無進步也。聞甘省自監賑兩案發覺後，物力之艱難，地方之冷落，迥與前此不同，頗有不能終日之勢。愚意晉之張軌，宋之元昊，皆竊據於此；以一隅而抗衡中國。其時用兵，既連歲不休，而官司之所給，報聘之所須，亦豈能取之他境？乃涼既相傳數十載，元昊遂至百有餘年，未嘗見其窘迫詰屈，無以自存；人民猶是，地方猶是，昔何有餘，今何不足？其故甚不可解。或彼時以偏伯之才，處世守之地，農田水利，上下皆竭力以圖之，故足以支持於日久。今則民生日用之計，有司未嘗為之經理，止憑侵婪官帑，以侈奢麗。及至水落石出，相率而歸於空拳赤手，而地方之凋敝依然，斷無取盈之計，所以窮窘至此。然則取瘠土地肥之，仍在地方大吏之責矣。足下讀史考古，於此必有所見，是否如此，便中維有以示知也。此致，並問好，不宣。蓉裳賢友，友生昶拜手。

¹⁷ 朱太忙標點：《芙蓉山館師友·王昶七首》，收入《名儒尺牘》（上海：大達圖書供應社，1935年），下冊，頁33-36。以下七封書信皆出於此，不再一一標明。此信寫於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到四十四年（1779）之間。

15. 〈王昶致楊蓉裳其三〉（乾隆四十九年）

燈節前，接到手書，備紉存注；藉稔年兄政祉勝常，宜春逢吉，用慰遠懷。維是甘省近為貧瘠之區，良多拮据，即善地亦已迥非昔比。今足下格於成例，未可量移，薄宦生涯，更何以為斡旋之計？所幸中堂情殷愛士，眷顧有加，而司道諸公，亦投如針芥；目前自宜安貧素位，以待後圖耳。至緣邊事簡，簿書之暇，自可不廢嘯歌，別來數載，詩筆必增長於前；而西涼舊地，河山蒼莽，尤可壯才氣而發雄情，幸祈寄示一二。僕近狀雖屬如常，而采薪屢作，精力就衰，正不知何以圖報？若再老病淹纏，則不得不為乞身之計，非敢自懷逸樂也。茲因翼便，肅候邇嘉，不盡延跂。蓉裳年兄，昶拜手。

16. 〈王昶致楊蓉裳其四〉¹⁸（乾隆四十九年）

昨者從省中寄至手緘，並示近詩一冊，感念注存，實為慰藉。惟自來駐鶻觚，軍書絡繹，且有本任刑名事件，應須批答，是以未暇奉覆。茲者瑤華幾惠，具知伏羌密邇賊巢，頗有風聲鶴唳。看來此次賊回，迥非四十六年之比。往時負隅作山林頂，可以聚族而殲；今忽合忽分，行蹤靡定，鬼域異常。孫參將明副都統，均已陣亡，通渭城亦破；而頃接平涼來信，謂賊有四五千，官軍均在尋麻灣，未有進攻之說，殊為不解。此時所調兩省官兵，計當盈萬，統領大臣，已有十餘，復何所待？若因總統無人，築室道旁，再作遷延之局；正恐賊回逾糾逾眾，燎原滋蔓，不審何以處之？賊勢自北而南，非西走洮岷，即東窺鳳隴，而伏羌正當其間，極為可慮。現在興漢三鎮，領兵不及千名，前赴秦州會剿，尚恐兵力稍單，未必尅期制勝。今聞回民安靜，守備有資，內間不作，或可無憂豕突也。僕初到此間，空拳赤手，守禦所需，十無一二。今已酌借兵二百名，并辦刀矛、礮子、油燭等項，萬一有警，差可恃以無恐。吾輩好讀史書，於古之戰守事宜，略知梗概；而僕從戎九載，調兵督戰，更事良多，似較鞞鞫諸人，稍有把握。而吾賢素性慷慨，登陴授甲，尤必能為書生吐氣，僕亦可聞而自壯耳。自伏羌而至隴州，自隴州而至長武，計程不過六百餘里；且已探明捷徑，別設臺站，不俟兩日，文報即可達也。惟頻數寄書，以慰遠念。貴同宗在署否？前閱所寄詩，已得小長蘆門徑，似此詩人，蘇松間不可多

¹⁸ 此信已見《春融堂集·與楊蓉裳》，然頗多異文，茲錄如上。另可參見〔清〕王昶著，陳明潔、朱惠國、裴風順點校：《春融堂集》（上海：上海文化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112。

得，幸為致想慕之私。正爾宣勞，諸維自愛，不宣，友生昶拜手。

17. 〈王昶致楊蓉裳其五〉（乾隆五十一年）

京華一別，又及兩年，昨得來牋，具知文從已回甘省，尚仍署理伏羌；但制府垂青，自可即還靈武也。惟以僕私心計之，年兄文墨素優，久為當途所重，而金城幕友，曷陋居多。且制憲雅意愛才，尤為僕之深知者。此時雖有瑞屏上舍，敬之觀察；而年兄才藻斐然，正可暫住省城，並效毛錐之助。似不應製錦鳴琴，遽思一割；鄙見如此，未識高明以為何如耶？僕蒙聖恩垂念，酌調豫章，計於七八月間，方能抵任。但衰病侵尋，而西省更係錢糧重地，恐亦未能行歌坐嘯，稍憩勞薪耳。令弟諒已入都，是以未及奉答；但渠有雲楣先生為之獎借，何以寂寞如此？殆不可解。僕當寄書京洛，廣以吹噓，庶幾脫穎而出耳。率泐數行，藉問近好，餘懷縷縷，不宣。蓉裳年兄，僕昶拜手。

18. 〈王昶致楊蓉裳其六〉（乾隆五十七年）

令弟來都，辱惠手書，不啻握麈而談，翦燈而語；數年菀結，藉以破除。竊念足下，作窮塞主已久，山水友朋之樂，諒不可得；又復手版恩恩，往來賓餞，何以勝此？少陵云「男兒功名遂，每在老大時」，惟此遙祝耳。荔裳一孱書生，踰絕徼，所經萬古不毛，深虞玉樹瓊枝，不宜於此。屢從軍郵問信，則懸車束馬之餘，尚多順適；棣萼關情，差堪眉舞也。蠻荒萬里，流傳錯互，多以地形糧運為難。所藉太乙籙旗，直窮巢窟，歸而飲至，仁受超遷也。僕江湖奔走，歸領秋曹，而奉使隨巡，了無暇隙。明年七十矣，耳聾腿痛，筋力日衰，顧引身而退，時勢尚有未可者。近以往作詩文，叢殘放佚，終恐覆瓿，現在重加編次，而如《金石萃編》，《揭藝日錄》，及《湖海文傳》、《詩傳》，亦將以次斷手。但不得與足下參之，殊多未嘆耳。令弟儒雅明通，秋試定先脫穎，夏秋間讞事稍閒，當不辭為孤竹之導也。承示詩冊，情深而文明，思深而力銳；較前所見，更進一格，顧安得全帙而閱之耶？使歸甚速，恩恩布復，即候邇嘉，不勝靦縷。蓉裳賢友，昶拜手白。

19. 〈王昶致楊蓉裳其七〉（乾隆五十七年）

題糕令節，獲接手書，循誦數番，快如良覿。邇者午橋書來，藉稔賢友調辦武闈，賢勞丕著，金城西望，額手奚勝？荔裳萬里崎嶇，飛書草檄，業已上荷主知，

寵錫花翎，特邀晉秩，從此接武夔龍，尤堪眉舞；但以賢昆仲珠玉為心，雲霞在手，清裁雅藻，固宜駕燕許而上之。乃不獲於玉署鑾坡，總持風雅，此殆各有際會存焉，非人望所能移也。僕秋讞未完，承恩典試，嗣後又有三次減等之命；甄綜爰書，毫無暇晷，蒲柳殘年，祇增竭蹶耳。石君《律例彙鈔》已作弁言東寄，未審以為何如？施太僕所鈔鄙製，歲底當即刻成，別從令弟處郵寄也。專此覆候春祺，臨穎不勝神溯，名正具。

20. 〈杏花春雨樓尺牘一〉¹⁹（乾隆五十二年）

分襟五載，尊師忽入涅槃。每思支許高風，良深愴悅。所喜詞翰猶存，門廳如故，且得長老繼之，真可以續墨花禪也。無聲詩史，應必更工，不審可見，示一二幀耶！僕萬里奔馳，兼以傳書冗雜，所囑〈清華閣記〉，至今未能具稿，愧負滋深。然終當垂暇為之，以踐曩約。至尊師已成塔否？塔銘文字，亦計非僕不宜，可具事跡寄來，用資下筆。作此書時，正坐優鉢曇花亭上。時已二鼓，不啻在曹溪草堂作茶瓜話也。耑行附候，微物二種，並布區區。把袂何年，不任翹企。

慧照長老，樂想居士王昶和南

21. 〈杏花春雨樓尺牘二〉²⁰（乾隆五十六年）

近日傷風咳嗽，竟夜無眠。看來浮生終不久也，風雨淒然。檢出宋版《妙法蓮華經》七冊二卷，末有思翁書跋語，實為法寶，可以鎮山，謹同紅江石刻聖觀自在像，一並奉上，以供崇奉。歲雲暮矣，焚香展禮，亦大勝緣也，不宣。

慧老大善知識，王昶和南嘉平廿八日

22. 〈杏花春雨樓尺牘三〉²¹（乾隆五十八年）

弟有《三泖漁莊圖》八冊，俱已丐名人繪畫，惟第七圖未有，謹以奉求。祈為點筆，望後來取，容謝不備。

慧元禪老，昶和南花朝前二日

¹⁹ 《珠風》創刊號，1947年4月28日，上海市青浦區檔案館藏。相關考證文章見尹宗雲：〈杏花春雨樓尺牘〉箋證——兼論王昶的佛學素養，《都會遺蹤》第2期（2015年9月），頁93-105。

²⁰ 《珠風》第2號，1947年5月5日。

²¹ 《珠風》第3號，1947年5月12日。

23. 〈杏花春雨樓尺牘四〉²²

久疎獅座，伏惟法履勝常。早間復蒙枉顧草堂，未獲接清譚為歉。然彈指噓天，妙機不隔，正無須繞身三匝也。圖章兩方，希求法大師鐵筆，宗門密語。故宜龍象為摹勒耳，敢煩轉致。余容報。

振華導師，社弟昶和南

24. 〈杏花春雨樓尺牘五〉²³

奉小幅一張，祈煩揮翰。遠山一角，瘦石數稜皆可，屢瀆容謝不備。

慧兄法座，昶拜手

25. 〈杏花春雨樓尺牘六〉²⁴

乍暖乍寒，唯法體安適，此時秋色想俱出土，幸付十數本。趁潮陰移植為便也，但須和土泥耑之，勿露根乃更易活耳。此懇。

慧師侍者，昶叩

二、王昶軼事及品評摘編

1. 姚鼐〈述庵文鈔序〉²⁵

青浦王蘭泉先生，其才天與之，三者皆具之才也。先生為文，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，而議論考核，甚辨而不煩，極博而不蕪，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。此善用其天與，以能兼之才，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。先生歷官多從戎旅，馳驅梁、益，周覽萬里，助成國家，定絕域之奇功。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，以發其瓌偉之辭為古文，人所未有。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，若獨異於人。吾謂此不足為先生異，而先生能自盡其才，以善承天與之者，為異也。

²² 《珠風》第4號，1947年5月19日。

²³ 《珠風》第6號，1947年6月2日。

²⁴ 《珠風》第7號，1947年6月9日。

²⁵ 〔清〕姚鼐著，王鎮遠選注：《姚鼐文選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86年），頁54。

2. 江藩《國朝漢學師承記·王蘭泉先生》²⁶

年二十一，丁外艱。先生侍疾日久，哀勞毀瘠，居喪讀《禮》，不作詩文。服闋，遊吳下，蔣恭棐、楊繩武見先生詩文，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。肄業紫陽書院，時從惠徵君定宇遊，於是潛心經術，講求聲音訓詁之學。是時，沈尚書歸愚為院長，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、吳舍人企晉、錢少詹曉徵、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、曹學士來殷、上海黃芳亭（泌陽令文蓮）七人詩，稱為「吳中七子」，流傳日本，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心折，附番舶上書於沈尚書，又每人各寄〈相憶詩〉一首，一時傳為藝林盛事。

3. 易宗夔《新世說》卷二〈王昶貫通諸學〉²⁷

王蘭泉貫通諸學，不名一家。詩宗杜、韓、蘇、陸，侍宴賡歌皆稱旨。詞擬姜夔、張炎，古文力宗昌黎、眉山，碑版之文照四裔。治經與惠氏棟同，深漢儒之學，《詩》、《禮》宗毛、鄭，《易》學荀、虞。言性道宗朱子，旁及河津、餘姚諸家，不區門戶。又積金石文字數千通，書五萬卷，所至賓朋文宴，提倡風雅。後進執經請業，舟車錯互。戶外屨恒滿，士籍品藻以成名者，不可勝數。

4. 梁章鉅《樞垣紀略》卷二十七²⁸

王蘭泉先生以丁丑召試中書，協辦侍讀。戊寅入直軍機房，充《通鑒輯覽》纂修、《同文志》纂修，兼校經咒館。戊子，充《續三通》館纂修。因兩淮鹽運使提引事發，與趙君升之坐言語不密罷職。時緬甸未靖，阿公桂為定邊左副將軍，知先生學問，請以從，詔許之。辛卯，阿公罷，溫公福代之，移師四川。溫公復請以行。遂與趙君升之、王君丹辰偕發永昌。是年賞給主事，隨四川軍營辦事，薦升至吏部郎中。丙辰，金川蕩平凱旋，五月初五日得旨：「吏部郎中王昶，久在軍營，著有勞績。著升授鴻臚寺卿，賞戴花翎，在軍機處行走。」是時科甲出身賜花翎者，惟大學士金壇于公及先生而已。己亥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外用河南布政使，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在軍機房久，多聞舊事，請留。庚子，隨扈南巡差次，授江西

²⁶ [清] 江藩纂：《漢學師承記箋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334-335。

²⁷ [清] 易宗夔著，張國寧點校：《新世說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94。

²⁸ [清] 梁章鉅纂輯，朱智增補：《樞垣紀略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年），頁334-335。

按察使。丙午秋，以雲南布政使入覲，蒙詢問歷來軍機密事及前于文襄公當國狀。戊申，調江西布政使。己酉春，升刑部右侍郎。

5. 張祥河《關隴輿中偶憶編》²⁹

王述庵司寇（昶）嘗論舉業得力於《牡丹亭》，凡遇皓首窮經者，必勸以讀《牡丹亭》，自可命中。余竊自念得力於《西廂記》。蓋仁者見仁，知者見知之謂也。

王述庵先生身後未刻書甚多，先大夫寓書阮芸臺相國，各釀金為倡，郡人踵之。刻《湖海文傳》一種。憶余弱冠時，從先生借讀《碧雲樓詩選》，亦是未刻者，聞倪觀察（良耀）錄其副，余在吳門慙慙付梓。

6. 錢泳《履園叢話》卷六〈蘭泉司寇〉³⁰

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，字琴德，與王西莊、吳竹嶼、錢竹汀、趙樸庵、曹習庵、黃芳亭為吳中七子。中乾隆甲戌進士，官至刑部侍郎。自倬值內廷，參與戎幕，以至秉臬開藩，躋秩卿貳，揚歷中外者三十餘年。並著懋績，與千叟宴，予告歸田。年八十三而卒。先生嘗東至興京，西南至滇、蜀，所至訪求金石，延覽人材。從征緬甸有功，賞戴花翎。而謙恭下士，著作等身。聞人有一才一藝者，即錄其姓名籍貫，細書小摺，盛以錦囊，各分門類。每與人坐談，一聞佳士，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。自古憐才愛士之誠，未有如先生者也。著有《述庵文鈔》二十卷、《金石萃編》一百六十卷，又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為《湖海詩傳》、《湖海文傳》若干卷。

7. 英和《恩福堂筆記》卷下〈王蘭泉先生〉³¹

乾隆壬子，秋闈揭曉後，〔英和〕謁座主青浦王蘭泉先生。先生曰：「僕與君家有舊，乃壬午考試差，題為『富而可求也』。試文為令伯所賞，拔為第一。其時卷尚未糊名，執卷向同事梁文莊公云：『貴通家王某能於寸晷中成此妙文，而吾亦

²⁹〔清〕張祥河撰：《關隴輿中偶憶編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三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7年），第68冊，頁526。

³⁰〔清〕錢泳撰，孟斐校點：《履園叢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99。

³¹〔清〕英和：《恩福堂筆記》（北京：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53。

可謂老眼無花矣。』梁文莊公傳屬往見，僕以文字受知，誼不容卻，遂投刺執弟子禮。今君復出僕門。且闈中試卷為僕所先賞，淵源有自。為之心喜。」

8. 況周頤《眉廬叢話》〈王昶親歷之世態炎涼〉³²

青浦王述庵侍郎（昶）少時家甚貧，體貌不逾中人，瘦削而修長，玉樓峻聳。鄉人無親疏，以寒乞相目之，遭白眼者數矣。未幾，捷南宮，入詞林，謁假錦旋，則曰：「王公鶴形，故應貴也。」二十年前舊板橋，薄俗炎涼，又奚責焉。其後薦歷清華，益復斂抑。某年，省親珂里，肩輿過外館驛，適值某典史到任，輿衛儼然，鉦鏃鏗而蓋飛揚也，亟命停輿讓道，而騶從或呼之出，重譙呵之。公於是跼蹐路隅，而珊瑚孔翠與青金練雀相照映也。典史駭絕，亟降輿，蒲伏泥塗，俟公登輿去遠，而後敢起。吾謂典史或過矣，典史雖未秩，地方命官也。述庵誠巨公，在籍薦紳也。停輿讓道，即謂禮亦宜之，可也。為典史者，當坦然乘輿行。抵署，亟懲責此冒昧之從者，以謝王公，庶不失卑亢之宜焉。述庵通人，為里閭計，得如是風力之典史，方契賞之不暇，而顧有意督過之乎？吾知述庵必不然矣。

9. 金武祥《粟香隨筆三筆》卷四³³

青浦王述庵司寇昶致仕後，居三泖漁莊，海內名流，從遊極盛。陶彙香宗伯，少時亦及其門，司寇謂之曰：「名士可為，而不可為。諸君雖負時名。皆非華國之器。人須青雲自致，即一官一邑，亦足以自展所長。若終身登王粲之樓，彈馮煖之鋏，途窮日暮，恐遭路鬼揶揄。吾子藻采飛揚，兼饒溫厚和平之致，當不以名士終也。」宗伯嘗舉以告人云。又言當日偕彭甘亭（兆蓀）、史赤崖、錢同人（侗）、郭頻迦（麐）諸人。在司寇處分纂《金石萃編》、《湖海詩文集》等書，頻迦年少輕狂，目空一世。嘗戲余曰：「我輩是貨，師乃肆中人耳，非貨也。」余應之曰：「君等貨則貨耳，非遇肆中人，能售此貨耶。余願作肆中人，不願作貨，亦自知不配作貨也。」相與一笑而罷。嗟乎！文福兼修者幾人哉！士可知所自勉矣。

³² [清] 況周頤著，郭長保點校：《眉廬叢話》，收入《民國筆記小說大觀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第1輯，頁28。

³³ [清] 金武祥撰，謝永芳校點：《粟香隨筆三筆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547-548。

10. 〈王述庵重遊泮水〉³⁴

青浦王述庵侍郎昶於乾隆辛酉入泮，至嘉慶庚申，適當花甲一周，時年七十有七。錢黼堂學使樾送其重遊泮水，簫鼓鸞旂，遍遊城市。王乘八人肩輿，花翎蟒服，率領新生詣聖廟，槃辟雅拜，邑令盧某謹隨於後而扶掖之。

11. 〈王述庵出無僕〉³⁵

青浦王述庵侍郎昶讀《禮》家居，以事赴姑蘇謁巡撫，無從僕，至市雇肩輿。欲令輿夫投刺，輿夫呼之曰「老伯伯」，且曰：「此烏可胡亂為之？汝青浦人，大不知法紀。昨歲丁獸子到此，通報者皆獲罪。誰則以幾十文錢受譴責乎！速去，毋相累！」王因自赴號房通報，既見巡撫而出，輿夫遁矣，乃徒步回。

12. 〈王述庵引書論水利〉³⁶

王昶，號述庵，嘉定人。嘗以從征北至興安，南逾蠻暮，有句云：「昔依北斗今南斗。」又從征金川句云：「我今更度大漠西，已逾江源一千里。」壯哉！又有詩自注云：「虞夏時，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，至洛水，分九河以殺其勢，復為逆河，歸於海，其餘衍沃，皆資種食。魏、晉、六朝以至遼、金，皆精水利，未有運南方粟米供給北方者。自明開會通河運濟，而北方水利久廢，昔日九河，今變為三十六淀、七十二沽，千里內外，沮洳淤澱。海門又復狹隘，不能迅速歸墟，是以往昔膏腴，悉歸蕪沒。」其論黃河今昔利病，頗為簡括。年五十八，乞歸修墓，還京，以病乞休。高宗鑒其老，允之，諭以歲暮寒，俟春融歸。明年歸，名其堂曰「春融堂」。嘉慶己未，分賠滇銅，鬻田宅以入官。居於廟廡，朋舊贈遺，盡以刻書。卒年八十三。提倡風雅，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眾。生平重倫紀，尚名節。在軍中時，和平簡易，自科爾沁親王以下皆重之。

13. 〈王述庵富藏書〉³⁷

青浦王述庵侍郎昶富藏書，有一印，文云：「二萬卷，書可貴。一千通，金石

³⁴ 徐珂撰：《清稗類鈔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第2冊，頁603。

³⁵ 同前註，第7冊，頁3208。

³⁶ 同前註，第8冊，頁3836。

³⁷ 同前註，第9冊，頁4251。

備。購且藏，劇勞績。願後人，勤講肄。敷文章，明義理。習典故，兼游藝。時整齊，勿廢置。如不材，敢賣棄，是非人，犬豕類。屏出族，加鞭箠。」

14. 〈王述庵篤信陰陽家言〉³⁸

青浦王述庵侍郎昶無子，蓋以篤信陰陽家言，每好合，必選擇吉日，而預算是夜某星過某度。苟時日稍不利，即否之故也。述庵族姓不蕃，近支又無可繼者，至晚年，乃以疏族農人之子為子。

15. 〈相王述庵〉³⁹

王述庵侍郎頎而長，玉樓齊聳，微時，相者指為窮相。及後告假歸里，則市人又驚相告曰：「王公為鶴形，所以貴也。」

16. 劉聲木《萇楚齋續筆》⁴⁰

青浦王蘭泉侍郎昶，生平最喜提倡風雅，歷官省份既多，享壽又至八十有三，門生故吏滿天下。阮文達公元《擊經室集》載其墓誌銘，中有云「士之出門下為小門生，及從遊受業者二千餘人，可謂盛矣」云云，真歷代所稀有也。

17. 〈王司寇幕客〉⁴¹

王蘭泉司寇昶。官浙時，修《湖海詩文傳》、《續詞綜》諸書，延禮臧在東、顧千里、彭甘亭、郭頻迦、吳同人諸名流，館之萬松書院。中秋日，饋諸君肴饌，外致紹興酒數甌，火脛（俗作腿）四只，諸君議剖分之。臧不能飲，將酒轉賁諸市，得錢瓜分。惟火脛四而人五，剖之不能均，遂用句股法畸零開方，析為五數。雖零膏剩骨，無少低昂焉。司寇聞之大笑，謂是講考據之過也。諸君中，臧最迂僻，顧千里頗不平之。一日，忽謂臧曰：「昨讀《詩疏》，乃知君固上應天象也。」臧遜謝，亟問何故。顧笑曰：「君不觀《詩》有云：『嘒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』乎？」一座粲然，臧大恚恨。又彭甘亭謂人曰：「臧在東學問，只在衣箱子裏。」蓋在東先入

³⁸ 同前註，第10冊，頁4600。

³⁹ 同前註，頁4636。

⁴⁰ 〔清〕劉聲木：《萇楚齋續筆》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，民國十八年[1929]鉛印本）。

⁴¹ 〔清〕周壽昌：《周壽昌集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1年），頁357。

故老學，所著述未刊行，臧出，輒載其先世稿於行篋中，人或有所質，臧必閉戶發篋詳閱，而後能對也。此俱陶亮薌先生為余言。陶時亦在司寇幕中。

附記：本文係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「六朝石刻彙校集註」子項目「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卷」（項目編號：18ZDA246）階段性成果。

